四書改錯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老晴稿
章世法宗之
李成輅弘載較

四書改錯十一

故事錯下

公山弗擾以費畔

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陽貨執桓子在定五年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夫子爲司寇時使子路墮費而公山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從定公登臺方且遣申句須樂頎下臺敺殺親

定其亂而謂夫子被召子路不悅何一謬至此據孔
安國註原云與陽貨共執桓子而召孔子並無據邑
以畔四字則貨執桓子弗擾雖未共事然逐仲梁懷
實弗擾使之是以費宰而謀背君主即是畔時孔子
未仕因而召之乃改而召孔子為據邑以畔則兩時
兩事俱不合矣須知此畔字是謀逆非稱兵也以費
者以邑宰也

三桓之子孫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上文政逮大夫專指季氏此以三家統承之則季氏

專政而兩家同受式微之禍非恒情矣不知此三桓仍指季氏古封建之世創立宗法凡天子諸侯自爲一宗而天子諸侯之弟必更氏易族以別爲之宗禮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是以一君之弟必以同母者立爲大宗否則以長庶當之稱之曰宗子百世不遷而諸弟之宗大宗者又各立小宗五世一遷惟大宗世爲宗卿而小宗不然故桓公之子惟莊公爲君宗而莊之同母弟季友則宗卿也仲慶父叔牙長庶耳雖皆公族爲大夫然何敢與宗卿等是以大宗小宗俱各更氏如仲孫氏叔孫氏季

孫氏類又各易族如仲孫後之爲南宮爲子服季孫後之爲公彌爲公父類而統名之曰桓族凡稱三桓多指桓族大宗言與鄭稱七穆之專指穆宗並同故稱季氏子孫爲三桓猶稱季氏所立桓廟爲三家之堂雖通稱而專有所屬豈得以三家統承之

張文彬曰每一公有一宗如臧孫東門氏皆是宗卿然不專國政則政不逮惟三桓皆世官而季氏又三官之長如襄十一年作三軍季獨以司徒盡錄其人賦是也此但以宗卿解三桓若政逮則不在世爵而在世官齊桓五戒有謂耳

四世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
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此應以文武平桓爲四世合文而取悼便是大錯春秋樂祁明云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此時無桓子故止云三世耳若史墨對趙簡子謂魯自文公薨而政在季氏正文子時也故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政逮大夫始于文子則去祿之年即逮政之年雖宣成襄昭定與文武平桓世數有參差而年事極合況悼子未嘗爲卿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代立雖有政安得逮悼子錯矣

張文彬曰本文以四世証三桓子孫則孟孫見有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五世叔孫亦有宣伯穆叔昭子成子武叔五世皆始于宣成而終于昭定何以獨舉季氏爲言此亦漢晉後所未解者於此不註明則四書眞漆室矣況錯乎

佛肸召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終不往者知其人終不可變事終不可爲耳

既曰天下無不可變之人又云知其終不可變夫不可解夫所云欲往而變其人者將以不畔爲變耶抑

欲變化其人使爲聖賢之徒耶且旣無不可變矣又何以知終不變讀書須識事夫子欲往非胡亂草草今讀夫子書亦當就夫子本事推原其情豈有本事全不曉而懸空作揣摩者公山之畔春秋傳顯然不待言也若佛肸之畔則策書無明文然史記明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則趙以范中行氏見春秋傳者正與夫子相關切當夫子仕魯時魯定與齊景衞靈同謀叛晉與趙鞅爲難非一日矣及趙鞅與范中行相攻而齊魯衞三國又共助范與中行此三國已事亦夫子已事也今夫子去

魯而趙氏家臣宰中牟者乃反從范氏中行氏而畔趙氏此一變端尤有心斯世所拂衣而起者而惜乎以暴易暴終不可往則是往與不往皆夫子至情亦夫子實事豈可讀其書而漫然不一察也

夫子爲衛君

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若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不可與夷齊同年語矣

此事從無定論然亦須略曉者定公九年衛靈齊景與魯定恨晉之凌踐三國世責朝貢比之附庸臣屬因同謀叛晉晉趙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

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絶衛往來而中行范氏因有叛而據朝歌者當是時衛靈合齊魯共援朝歌與趙鞅抗而不謂蒯聵欲殺南子反奔依趙鞅助之攻衛是聵不特犯國母直向公矣乃叛晉未成而魯定忽死哀之元年衛靈仍合齊景魯哀三國伐晉而不意靈公又死于是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聵以潛師伐喪且擊靈公在日遣鄭師之援朝歌者而聵亦執戈奮擊敗鄭師于鐵是聵以讎師襲國暴伐父屍蔑死父未竟之志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并爲衛先君此時夫子在衛係先君故客即非二賢亦孰不

疑其爲之者爲之謂助之卽拒之也而乃並不一拒自哀二年晉帥師入戚至三年而齊景尚踐舊約遣師圍戚然後衛亦遣師隨之然且留聵于戚以致有孔悝之變是輙始終不拒父也輙所歉者爲叔齊耳不必果讓聵但卻位便自全耳若儒者論世須有卓識然亦當探討經義切勿武斷如此事觀春秋經大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則夫子之意豈難見乎

子畏于匡

匡地名史記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匡不知何地暴匡亦不知何事據春秋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將陽貨帥師故暴之後夫子過匡顏刻爲僕刻本虎舊人且以策指城曰吾昔由此入匡人因圍夫子則不止貌類虎矣若匡邑在鄭實見春秋傳而史記云在衛莊子云在宋從來莫曉朱註于論語卷首則錯刪史記且有似乎在陳者經書之舛蝕如此詳見地類條

顏淵後子在回何敢死

死謂赴鬬而死也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否必告天子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回何敢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

鋒乎

顏淵何以鬬頭觸乎足蹴乎麾之以肱乎且禮有不必鬬者據云爲夫子復讎則古有復讎禮當辨讎否匡人讎陽虎卽陽虎被殺不得報刃何則讎在虎也夫子脫不幸但爲虎誤傷巳耳淵焉得復讎無論此時無方伯可告萬一告之而淵且誣坐如之何若在三之死則國語晉欒共子將死哀侯而其父欒賓又爲曲沃桓叔之師故並提言之實則死師與死君父不同其云唯在致死是服勤致死之死註有明文若殉死則周禮明云師長之死祗視兄弟與不共戴者

有別然且父在卽不許以死今顏路見在也況此有
必不可鬭必不可死者今所云死爲畏匡也禮云死
而不弔者三第一曰畏謂錯誤見殺大當驚怖萬不
容死死卽不弔然且死有條目一不辨而死如不自
白曰我非虎也一不避而死如不微服不逃難也一
狠戾而死卽鬭也然則鬭正在所棄者而偏曰鬭祇
一字而畏禮在三禮復讎禮胥失之矣此章專主畏
字卽禮註畏字亦引子畏于匡之畏畏惟恐死故曰
吾以女爲死慮之亦幸之也曰子在知子不死也回
何敢死回不死也

此在漢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且改死字爲先字雖易解說然記此此何謂矣總坐不識畏字耳

有私淑艾者

若孔孟之于陳亢夷之是也

陳亢因誤讀鄭康成註疑爲子貢弟子此疏忽之可笑者見前卷今復認實作私淑人何私見之愎如此

傷廉傷惠傷勇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于衛是傷勇也

子華使齊是子爲司寇時以會事見使其請粟與粟少有羸縮皆宰臣小失于取與無預也見前卷今又堅

持己說强作故事以罪之冉有已耳子華不曾受五秉而坐以無妄孔融有冉當必起而爭之矣若子路死事則趙鞅蒯聵播禍不淺春秋所深誅也縱論世不明未敢輕斷則先聖已事亦當一考夫子在衛未嘗禁路之入仕及其死而且哀哭之而宋人必以此爲聖門罪此何說焉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孔子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據史記世家孔子子路皆從哀十年反魯然未有子

路再仕魯事　若左傳則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請辭則此時已再仕魯矣惟公羊以子路死衛孔子哭之曰天祝予載之西狩獲麟之年即哀十四年此由目不見策書道聽塗說故一往多錯　若策書又記子路死衛事在十五年冬則在仕魯後再仕衛而死雖年促而事實有然策書與論語俱不錯也何疑之有

盛唐曰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覆其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

無奪肥之民耶按伐顓臾是季康子事而此稱肥爲康子名則由仕康子正與求共事矣此亦一傍証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于踐言不留其諾也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于人可知矣

不宿諾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荷者急則輕諾矣若謂急于踐言則踐言亦何容急久要謂何如以不宿怨爲証則不宿怨者消怨也消諾可乎況子路已事正不先諾者証但引小邾事而

不引全文據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証而以証急踐何爲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程氏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孔子之志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豈計衆寡哉胡氏日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討恒雖伸大義然審強弱較多寡正聖賢制勝一大

經濟而以憤懣行之可乎且引語須有信夫子何嘗矢口言此惟哀公問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則公問强弱自當以强弱之形告之未有國君俯首商酌而但曰義義不爲正對者且讀書須論世此此時無方伯可告也陳恒弒君在哀十四年前一年吳巳長晉爲諸侯之伯周王稱伯父魯君稱吳伯是方伯者吳夫差也宋儒最詬吳子主會謂蠻夷而主中國之會爲非禮侃侃然引漢宣位單于在諸侯王上之失策以折夫差今乃南奔而告之禮乎得策乎又况吳伯還國旋被越寇勢必又轉而告晉則齊

魯衛叛晉已久朝貢之絕將踰十年萬一晉伯興師不討齊逆而先討魯叛將何禦之是程氏說經全不曾讀古論世非迂疎即苛刻詩書之阨也至胡氏父子論經論史大乖事理亦思夫子七十之老門徒漸散家無餱糧械杖之積遭窮困而始還魯一旦責之以先發殊難爲情試問胡氏父子當南渡之際君父大讎有甚于隣國之弑君者然且父子並仕王朝與權臣秦會之互相薦引甚有憑耤爾時何不與一旅之師先發後聞以伸大義于天下請自思之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惠王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

正義據史記年表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此與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恰合然商君傳曰秦孝公遣衛鞅將兵伐魏襲虜公子卬魏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而都大梁是因敗而割地未嘗數獻地也乃云後又數獻地于秦考之魏數獻地皆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六年直獻秦以河東之地方四百里是數次獻地皆屬惠王身後事豈有明明生人可得豫舉身後事而

且曰及寡人之身者吾不解也

南辱于楚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此則更可怪者惠所陳三事東西甚明惟南辱不可考故趙註正義俱無所解此又公然以楚將昭陽之戰當之考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又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則此襄王事與惠王何涉且楚得八邑魏何得止亡七邑不謂止一註而一錯再錯竟至如是

張文獻曰史年表楚懷王六年實魏襄之十二年特註曰取魏襄陵則年表與兩世家俱梁襄矣祗集註之錯不知何據或者以惠王十九年有諸侯圍我襄陵一事從此相涸特諸侯非南楚圍襄陵非破襄陵且是圍邑非得邑安得以襄陵二字偶同遂以後王當前王以二十餘年後之事移之二十餘年之前恐偶錯不至是矣若以八邑作七邑則前亦有知其錯者惟此則所係者大耳

四書集註補云國策楚使昭舍救趙取魏睢之間

此辱楚實錄

齊人伐燕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不同已見序說（此梁惠王下篇）

齊人伐燕

子噲子之事見前篇當以梁惠下篇十章十一章置之此章之後燕人畔章之前（此公孫丑下篇）

此兩時兩事兩齊王兩伐燕而趙岐不能詮孫奭不能疏則亦已矣乃又認作一事反疑孟子與史記不合直欲改梁惠篇之十章十一章必置之沈同私問之後而于燕世家則衹見燕噲讓國齊王伐燕數行

而于前後文總不曾見以致認湣王作宣王移燕將王事爲燕易王王事諸書旣焚六國且混沌矣不知孟子兩至齊兩至宋薛梁惠篇伐燕則孟子初至齊齊宣之伐燕也史世家云燕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所謂伐之取之也旣而聽蘇秦之說歸燕十城且重立燕王則以謀救故而反之而置君而去之也此一時一事也若公孫篇伐燕燕人之畔則孟子再至齊齊湣之伐燕也史世家云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屬國于子之國大亂孟軻謂湣王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即匡章將五都

之兵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燕昭王因而畔齊此又一時一事也其後越二十八年而燕昭伐齊齊敗湣王走死齊盡屬于燕齊人乃又立太子爲齊襄王而復之此時則孟子去齊久矣事有千餘年未明而至今始發者大抵孟子一書湣王多而宣王少其在梁惠篇明稱宣王者卽是宣王自齊人築薛後在公孫丑篇凡單稱齊與齊王者皆是湣王以作孟子時湣未死尚無謚也蓋湣王甚强曾稱東帝臣諸國將并周室越三十年而始爲燕昭所敗故在孟子時亦卽以霸王期待如此或曰

孟子再游齊在湣王四年

齊人將築薛

薛國名齊取其地而城之

齊湣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四年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所云將築者正是將城故滕文甚恐不止取其地已也此時薛已滅與孟子當在薛也之薛不同

宋小國也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宋不曾滅滕此襲國策占雀篇語而又錯者春秋正義滕爲楚所滅而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

滅之竹書又云越滅滕雖記載不一然並無曰宋滅滕者况當孟子時滕國儼在而曰嘗滅滕此可信乎若薛則久爲齊所滅宋王偃焉得伐之至敗齊楚魏之兵則世家云偃自立爲王東伐齊取五城南伐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爲桀宋故惡而伐之萬章之問當在此時若其後蘇代請齊湣伐宋與楚魏共殺偃而分其地宋由此滅則在赧王廿九年距孟子居宋時又甚遠耳

張文楚曰宋不滅滕惟國策占雀篇有於是滅滕伐薛一語此襲家語而錯者家語謂殷紂時有雀

生大鳥于城隅占曰凡以小生大必王而紂恃其占而亡今宋王偃恃强行暴人以桀宋呼之因卽以占雀鸇移之作宋王之事其中淫酗斮脛皆紂實跡而橥滅滕伐薛四字于其中此豈可據者耶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老晴稿

李日焜次牂沈呂祚御几較

四書改錯二十

典制錯

千乘之國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朱氏曰乘車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給也又云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吳氏曰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爲八十萬家矣古車無實稱故然耳許氏曰馬氏謂八公方五百里其食

者半則爲三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爲多侯方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爲少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耳

自周制失傳春秋戰國間人皆各據一說言人人殊及群儒繼起而錯雜尤甚然亦須彼此參酌略求可安朱儒既不讀書無考究而一有不得便云不須大叚費力則其自改大學補格物明云十物格九物不妨一物格九分不可乃當此論語開卷一手而典故人人所當講析者而一分不曉格物安在間查此干

乘舊註似馬融包咸兩註俱錯然寧取包註者古侯國百里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里爲一井每井八家則萬里者實有萬井八萬家而包註據公羊之說以爲言謂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封百里嘗有千乘伯七十里便降爲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祗二百五十乘耳今以侯國而稱千乘則適與十井一乘之數恰合故曰尚可取也若馬註則據齊景公時司馬穰苴所著司馬法一書爲言謂百畝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出一乘與包註之十井一乘已增十倍所云侯國百里

有萬里萬井者核之不過得百乘爾經明云千乘之
國而衹以百乘解之而猶曰馬說爲可據則直洵口
去取茫然不懂其就裏固無論也然且駁包說之謬
謂毎出一乘當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甲
兵備具非八十家所能給亦曾略考此數語出自何
書可能與馬包兩註較合與否而朗朗言之夫此非
周制并非今所傳周禮與春秋內外傳衆書之文不
過司馬法之見經註者而司馬法有兩出車制其在
春秋註有甸車之制凡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車則毎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甲兵具備如朱氏

所引者若馬氏所據在周禮註是成車之制一成百井出一車則每車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合三十人雖成包溝洫其百井與甸之六十四井相等而士卒牛馬與甸大別至包氏公羊說則併徒役畜輦一概無有今欲據成車之制以難包氏而其所引者是甸車而非成車但偶一舉引而必錯如是則其所云不須考究者雖自文其陋然亦竟不考究已耳何必錯也

特包氏所據亦非是者古者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

廛廬經術三千六百餘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邊鄙但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餘井其任賦車者止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可以之當千乘乎

乃若馬氏自知成車之法與千乘不合因自校其數謂一國千成須得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國乃能容之此自爲立說並不引周禮公方五伯里侯四百里爲言其直據周禮解經獨鄭玄有之並非馬融然總非是者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正與王制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並

同故易曰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亦明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也周禮戰國人書耳況馬氏立說祇據司馬法並非周禮而東陽許氏又謬引周禮以相難則又錯矣且其以鄉遂賦人之法強合千乘且謂王畿亦然更屬多事周禮鄉遂公邑賦徒役與都鄙縣甸計地出車乘兩不相合卽其所賦徒役在喪祭蒐狩外縱佐軍政亦祇爲甲兵行兵并以充輜仗輂輦諸役並不與車卒相爲比配況其所配者仍是甸車之司馬法大荒唐也

此制在春秋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

九百長轂者兵車也是一縣出車一百乘矣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可出一千乘乃考之周禮小司徒註則四甸為縣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一萬六千家計之約二井十六家共出一車而牛馬甲士皆不在內則以百里計之不及十國之三而千乘已備具矣然且甸稍鄙都別有盈縮抑或周制另有法與周官司徒諸職別有關會皆未可知此真策書本文較之公羊司馬法之見經註者頗為可信不知前儒何故無引及者予故痛諸說之謬而并及之

釁鐘

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也

釁是血祭名古凡造宮室器血必血祭以饗其成謂之釁禮故周官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總是血祭其後俗註始兼有血塗釁隙之說襍記成廟則釁之豈有以血塗廟屋隙者況天府釁寶鎮月令釁龜筴有何罅隙而以血塗之故禮曰釁者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今註塗釁隙而于血祭薦血反不一及是全不知有釁禮者矣況釁禮祗用羊犬豭豚而並不用牛此用牛是戰國變禮須註明者周禮羊人釁

釁供羊牲雞人釁共雞牲禮記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不知何時以太牢作釁鐘之祭此亦說經者一闕節不容不註及也

遠宗曰註疏引周禮誤以寶鎮作寶鐘証釁鐘事亦是笑話但不知傳寫有誤抑本註如此

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

皮冠虞人所有事故以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之旗竿之首曰旌

周官司常原有交龍為旂通帛為旃析羽為旌三句特所用不合孟子引齊景公事見春秋傳齊侯田沛

招虞人以弓不進辯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古孤卿建旃故旃招大夫以王制上大夫聯孤卿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弓本招士之具若以旂招士則旂爲諸侯所建畫以交龍以旃招庶人則聘禮卿載旃通以大赤帛爲之是春秋傳有解而孟子無可解者俗儒謂旃無文采而龍善變化皆臆斷也此爲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顧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名之而侯車載旂故卽以旂招士孤卿可名庶人而卿車

載旃故即以旃招庶人是傳之招以其物而孟子之招則以所招之人之物不相悖也者大夫車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亦尊大夫耳此庶田禮與閱禮可通証者孟子時不見策書此與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衞事皆不合本傳第此關掌故須有分曉豈可註孟子而反與孟子以紕漏如此

若合符節

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

符節不用玉周官掌節有玉節角節金節銅節竹節羽節即旌節而玉節最尊惟天子諸侯有徵守治兵

恤荒和離諸事始用玉節與命圭等以九命爲長短差次不惟不是符節兼無篆刻分合之數幾見命圭琬琰天子與侯國有各藏半者況明曰符節則司徒掌節有門關用符節文秋官小行人掌六節亦有門關用符節文且曰以竹爲之則無他註矣是以其製不可考舊註皆曰如今之竹使符漢文紀應劭註謂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國家當授兵遣使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雖不知與古法合否要其爲符節則如此註總錯耳

張文蘓曰圭璋龍虎諸節其合或以冒或以邸或

以函盖印璽節旌節或辨印章或認羽物無有如劵契齒牙彼此分執者。惟符節無考舊皆以漢制解之顏師古註漢書有郡守分符法天子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而左與之然是符不是節且並不是玉亦不云有篆刻即漢制亦半屬不合不可解

徒杠輿梁

見器用條

刑政錯

敬事而信三句

程氏曰此言至淺然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　楊氏曰此特論其

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

五者非條非件亦全亦偏似鮮倫脊然聖人立言此之雲霞在天隨意卷舒與後人脩詞但取齊習者有別此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祗治事治人二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斯二者已約略盡之矣乃復參舉三大政一在約信如傳別禮命質劑要會皆是也一在節用如九貢九式斂弛均節皆是也一在時使如力政徒役師田簡稽皆是也此亦有何流弊而又以爲其言淺近引程楊諸說謂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夫未有行政而不先存心者

亦未有行政而祗存心者且猶是五者何以行之只淺近存心便深遠且此時存心不是學問究將見諸行事者不知存心而已將終及爲政抑不及爲政又不知存心幾何時可及爲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者然且曲爲補救不但不及爲政并引程氏不及禮樂刑政以補救夫子淺近之弊夫節用時使謂不及禮樂刑則有之未爲不及政也且敬事何事禮本兼樂而禮職刑職則正敬中之二事是夫子之言無所不該而儒者抄襲其說謂並不一及觀其又云五者以敬爲主且刪去事字獨存敬字則直是斥事爲廢

功用道學清班居官主敬一大流毒此聖學之禍不可不察也

宋理宗時吳與沈仲固云道學附和實繁有徒原有噓枯吹生之勢然徒取自便全不爲用世起見一言政事便斥爲庸官俗吏偶有治財賦者必以聚斂目之開閫域者必以麄才起釁畀之凡爲郡守爲監司祇營建書院刋註語錄便是能事後至淳祐間每見達官朝士憒憒冬烘敝衣草食高中破履講主敬之學其時賈似道欲久專大柄遂盡用此輩列之清班幸其結舌寒蟬無所掣肘以致

萬事不理喪身亡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矣此沈氏所言切中存心主敬不及爲政之弊因備錄之

使民以時

時謂農隙之時

使民有使民之時非農時也若第以農隙爲時則不違農時矣考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則豐凶已成何有農隙況使民不止公旬有即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之時龍

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採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使民謹出入脩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啓塞從時謂凡事之啓與事之塞皆當從其事之時正時字明註也若農隙之時則但以治兵言左傳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講事者講武事也孟子當戰國時曰講武事故曰不違農時不奪農時今明云使時而斤斤以農隙言錯矣漢食貨志古有出民入民之時凡春出冬入朝出夕入皆有官使之便是時使即比年入學三年賓興亦引論語

使民以時為說此眞善于說經之言

民信之矣

倉廩實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

民信是一政不是政之效與兵食絕不相關故下文稱三者若必兵食足而民始信則二者矣且亦惟絕不相關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子貢既問政則子所答者是民信之政如子稱敬事而信子夏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其能信者則如子路治蒲恭敬以信其不能信者則如秦商鞅徙木立信總是為政中另一條件不必足

兵食而後民信亦不是民信于我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本文明云去兵而註曰無兵且于聖賢究竟相商至意泓然不解亦思所云去兵者謂旣足而去之耶抑未足而不使足便是去耶夫不得已非荒札即軍旅也荒札軍旅正需兵食未有旣足而反使去者若原是未足則不足不可言去也且兵無去法也周官用井制藏兵于民民即兵也兵去即民去雖鄉遂公邑

賦徒役與稍縣鄙都征車乘稍有不同然其所賦人則未有在民外者惟春秋季世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早有蒸徒增增列于車外而齊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爲行兵吳且興甲士以爲徹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而晉悼行軍別名卒乘卒者徒兵乘即車兵是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別出之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自爲聚散故兵民兩離民可留而兵可去豈有夫子論政而不遵周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爲說者

蓋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即足兵一

政並非修武備之謂其平日行政時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衆寡可任役者而丘甸諸長則又簡弃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其閒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卽天官宮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衆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萬一凶而又荒如大學所云菑害並至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不興地守地職諸役而即使强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冀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丘甸治車輦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益食不足以養衆則析骸易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政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

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老實經濟凡有志聖學皆所當著眼者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

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于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

若去食則并蒞政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然是去而不征非征之而又去也

知及之章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于身矣

此本論爲政以及之民者凡十一之字俱是一義乃動輒以理字當之則仁能守理巳自難通仁是何物

而反使守理況莊以涖理動理不以禮則大無理矣
故明儒盧荷亭說此書大爲惋歎特鮮所考據雖其
說頗辨而尚未了徹按包咸舊註謂知能及治其官
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此以之字屬官位解然
以仁守官則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莊涖官
則與曲禮涖官行法相合至于動之稍礙矣惟顏特
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
此極有見但其曰通變曰安性則反以知仁二字從
民上見得與莊涖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
截殊不知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仁足以

守民即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知仁在我不在彼也此
夫子論居官臨民之法寂了徹者若徐仲山日記亦
云及之是及民以下諸之字皆是民字此是傳是齋
講學諸君主客所定皆可信之言
章大來曰包註以仁守作守官位解與繫詞何以
守位曰仁相合朱氏既不從包說而作易本義引
陸氏釋文及晁氏僞古易說將繫詞仁字改作人
字此有意改經者按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
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皆據繫詞語然
皆是仁字包註雖不足顧與易繫何與而必改此

字且陋見劣學說書寧叵信其校經字豈反過于蔡邕之書石經者而可為據耶

片言折獄

片言半言言出而入信服之不待其詞之畢也

此又杜撰矣呂刑明清于單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單辭者片言也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辨答之詞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則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

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獄凡不賫劵即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遼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劵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詞可斷在他人豈能之若半言服衆則不惟無據且有必不然者夫折獄之言即爰書也爰書無煩詞即微子路亦原無多其說者若聽獄時所言則苟能明決全言何害古云爲政不在多言未聞折獄貴寡言也如謂民易悅服不待詞畢則聽折之折竟涸作折服之折尚書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此經

文實字何可使嫌溷若此

文輝曰片字說文作判木解謂半木也其字形卽木〔出〕字之半〔片〕片言片中之言卽劵契文也故史凡片言相合片言投契亦猶是兩人之言卽物之一片亦分物之半如李陵令軍士人持一半冰一半註作一片可見

肆諸市朝

肆陳尸也　大全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

註但解肆字原屬疎略若小註分朝市辨大夫士之等則又襲檀弓肆諸市朝之鄭註多少不合嘗考諸

禮文凡肆尸者必隨其刑之所在不止肆市然亦並無肆朝者據王制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此肆市說也若周禮則必分貴賤而別其所在大抵司寇掌殺刑鄉者肆國市三日刑遂者肆遂三日刑縣者肆縣三日惟公族與大夫以上則刑于甸師氏而不肆總無刑于朝并肆朝之禮即春秋晉尸三郤于朝本是賊殺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是專殺並非典制是以舊解市朝非市與朝謂市如朝也史孟嘗君傳稱過市者曰過市朝司馬註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雖連稱市朝實只是市間嘗執此說似亦近理既而讀

國語臧孫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少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爲刑次之三焉得以市朝二字并作一次但儒說自錯雜或分大夫士或分王朝列國大夫士總無實據先仲氏嘗謂據註不如據本文今國語大文明曰大者少者實以事之大小爲言則市朝之分以事不以人以事重輕不以人貴賤則以經証經似說之較可信者經典旣闕軼而王制周禮半屬後起所賴學者多學而明辨之若概置不問則渾沌而已註經何爲

敬事而信

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信于民大錯信是君信不是民信此與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論語民信之矣上好信恭寬信敏惠信則民任焉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皆同而集註于此六處皆曰信于民並不註一信字實義一似信是爲政之效則信字亡矣不知此信字原有傳別禮命質劑要會諸實政且信是五德與仁義禮智同有本體有功夫至施之爲政又各有作用何曾是效說見民信之矣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諸條

辟草萊任土地

辟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

此本二事墾草萊是盡民力任土地是盡地力兩各不同今辟草萊不註而任土地則反曰分田與民使任耕稼則以任屬民非任土地矣考戰國秦制有墾令二十條如官不留簿書祿仕食口勿使衆勿取工庸無逆旅之民抑商估令少禁軍市有女子類皆去其妨民力者若任土地則當時稱為廢地又稱算地惟恐民勝地則民力有餘地勝民則地力不足故為國任地除山林藪澤谿谷流水都邑城郭外分田計畝數使地力堪任有任地待役之律此專較地力不

止督民盡力者今曰李悝盡地力則見漢食貨志尚有李悝爲魏文作盡地力之敎參較地畝而增減其粟若商鞅開阡陌則直是變法毀井畫而阡陌之與任地何涉